

中央情报局

[美] 约翰·兰尼拉格 著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071

美国译丛

中央情报局

〔美〕约翰·兰尼拉格著

潘世强 范道丰 李中 黄景让 译 范道丰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The Agency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IA
Simon and Shuster, INC, U · S · A

根据美国坎布里奇出版公司 1986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范道丰
责任校对 李 建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张汉林

中 央 情 报 局
ZHONGYANG QINGBAO JU
(美)约翰·兰尼拉格 著
潘世强 范道丰 李中 黄景让 译
范道丰 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 行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 开本 28.25 印张 2 插页 729 千字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3 000 册
ISBN 7-5004-0746-7/D·63 定价: 13.95 元

24157/04

关于《美国译丛》的说明

美国建国虽仅二百多年，但已由一个落后的英国殖民地发展成为当代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实力与科技水平处于世界的前茅。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各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和弊病，但它在发展科技和经济等方面有一些做法，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为了便于读者进一步了解美国，我们决定编辑这套《美国译丛》，分别翻译出版美国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社会以及军事等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专著和文献。希望得到各方面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支持，帮助我们这一套丛书编好。

《美国译丛》编辑组

译者的话

本书是迄今我们见到的详细介绍美国中央情报局并涉及整个美国情报系统的专著，资料丰富，情况翔实。

1941年日机偷袭珍珠港成功，使美国海空军不战而遭受惨重损失，将军们和美国政府痛感美国情报工作混乱和不灵，于是下决心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中央情报局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在原来的战略情报局的基础上，作为协调各方情报工作的中心机构于1947年正式成立的。

中央情报局从它建立之日起就不是一般的情报机构，其权力极大，在总统的直接领导下，成为总统外事工作的得力助手和工具，“是美国庞大的情报系统的总协调机关，”四十年来，美国涉外的一切重大事件都有它的声音和足迹，该局局长经常参与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决策过程，并负责执行。它实际充当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尖兵，出现在世界所有敏感地区，插手于一切敏感的国际纠纷。因此，本书对于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应当指出，本书对一些问题的观点是偏颇的，有些表述和提法也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我们相信，读者是能够正确分析并加以识别的。

1989年12月

目 录

前 言	1
引 言	3
公开的秘密 （5）	
特工人员在恰当岗位上 （10）	
匿名学者 （13）	
情报局局长 （15）	
“君子的职业” （17）	
打官司中的律师 （19）	
温和的道德 （22）	
威尔逊的追随者 （23）	
非战非和 （25）	
冷战战士 （26）	
第一章 残酷的必然：1939—1941	30
英国秘密情报处 （33）	
大比尔和小比尔 （35）	
罗斯福、军方和美国舆论 （38）	
情报协调人，1941 （42）	
珍珠港 （49）	
第二章 为共和国服务：1942—1945	54
官场上的争斗 （58）	
战略情报局，1942 （62）	

	不确定的盟国 (70)	
	间谍大师 (73)	
	“秘密投降”: 意大利, 1945 (80)	
	战略情报局在世界各地 (85)	
	部门的蓝图 (88)	
	准军事传统 (93)	
	新朋友 (95)	
第三章	恐惧与紧急状况: 1945—1947	99
	走向和平时期的情报工作 (101)	
	在绞肉机上: 战略情报局结束 (105)	
	中央情报组, 1946 (110)	
	法令背景 (113)	
	中央情报局 (119)	
第四章	雷一般的黎明: 1947—1948	123
	秘密行动的能力 (128)	
	杜鲁门的干预 (135)	
	分裂的世界 (142)	
	交战的代价 (145)	
	秘密行动开始: 政策协调处与特别行动处 (149)	
	白银行动 (156)	
第五章	双重麻烦: 1945—1951	161
	原子间谍 (162)	
	菲尔比 (168)	
第六章	在废墟中: 1947—1951	181
	行动蓝图 (185)	
	分析 (193)	
	“轰炸机差距” (196)	
	一致与分歧 (197)	
	有效报告 (200)	
	恐战病 (208)	
	对世界的看法 (210)	
	情报失误 (212)	

第七章	我们的地球：1950—1953	217
	1949年的法令 (220)	
	情报机构的领导层 (223)	
	规划处 (227)	
	思想控制 (232)	
	弗兰克·奥尔森案件 (240)	
	计划与毒品 (242)	
	强有力的沃利策 (249)	
	政策协调处和特别行动处 (253)	
	正义战争 (259)	
第八章	受创伤的和平：1953—1956	265
	反对英国 (267)	
	艾森豪威尔的班子 (273)	
	麦卡锡、杜勒斯与中央情报局 (276)	
	学生与劳工 (286)	
	反情报 (294)	
	地缘政治 (299)	
	伊朗与危地马拉 (303)	
第九章	灾难预报：1956	315
	秘密行动 (318)	
	焦点在拉丁美洲 (320)	
	情报管理 (322)	
	国会 (329)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333)	
	柏林地下通道 (338)	
	苏伊士运河危机 (346)	
	匈牙利事件 (355)	
	是言词，而不是行动 (361)	
第十章	飞机，计划与阴谋：1955—1961	364
	比塞尔与U—2飞机 (365)	
	“导弹差距” (378)	
	空间间谍 (381)	

	我们信任科技 (383)	
	兔子与乌龟 (386)	
	影子战争 (390)	
	军火商 (396)	
	授权 (408)	
第十一章	海滩事件: 1961	412
	猪湾事件 (418)	
	卡斯特罗 (447)	
第十二章	触身法橄榄球赛: 1961—1965	456
	肯尼迪兄弟, 比尔·哈维与“猫鼬行动” (458)	
	“第二次古巴事件” (465)	
	潘科夫斯基 (477)	
	传奇 (480)	
	重新安排 (488)	
	越南: 显示力量 (498)	
第十三章	中央情报局的几次论战: 1965—1968	510
	对越南形势的估计 (514)	
	西贡的覆灭 (517)	
	“凤凰”行动 (521)	
	角逐 (526)	
	暴风雨中的一个得克萨斯州人 (536)	
	数字政治 (543)	
	内部分歧 (564)	
	审慎的专业人员 (567)	
第十四章	在风口浪尖: 1968—1972	574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先生 (578)	
	更换场地 (581)	
	真正的导弹差距 (585)	
	关于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输工具的争论 (588)	
	核尘埃 (600)	
	中国 (606)	
	缓和美梦 (608)	

第十五章	总统的人？1970—1972	614
	智利事件 (619)	
	水门事件 (628)	
	后果 (641)	
	“混局”行动计划暴露 (644)	
	腐败内幕的告发者 (648)	
	失败退却 (651)	
	柬埔寨与老挝 (655)	
第十六章	权术表演：1972—1975	659
	政治局长 (662)	
	基干人员 (669)	
	照镜子 (682)	
	科尔比作出决定 (689)	
	盥洗室敞开 (692)	
	评估文件正文的卫士吗？ (700)	
	鲜血与石油 (703)	
第十七章	争取生存：1974—1976	709
	国会的爪子 (718)	
	极端机密 (728)	
	越战余震 (733)	
	伊拉克和安哥拉 (737)	
	在被告席上 (740)	
	评估工作存在的问题 (749)	
	甲队对乙队 (756)	
	科尔比的小船 (758)	
第十八章	国家的保密制度：1976—1980	762
	失去信任吗？ (779)	
	伊朗 (787)	
第十九章	寻找魔法：1980—1985	797
	移交小组的报告 (800)	
	罗纳德·里根和威廉·凯西 (815)	
	同国会的关系 (820)	

再次行动 (823)
变化中的分析工作 (829)
监视滨水区 (835)
国际恐怖主义 (844)
又一次双重麻烦 (849)
道路茫茫 (853)

后 记	860
附 录	867

前言

我撰写这本书的简单想法是：中央情报局并不像当代恶魔研究人员所描绘的那么诡秘，同时也是因为迄今没有一本综述中央情报局的书。我认为，任何大国当然不能没有一个情报系统。很明显，美国情报工作发展史是和美国一跃而成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在研究和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接触许多令我惊讶的具体事件，但都未能改变我原来的设想，我原来的设想可能使许多人感到惊讶。总起来说，我认为中央情报局其力量和软弱都代表着整个美国。有意义的是，经过几次重大调查证明，中央情报局几乎总是按照总统或总统指定的监察人员的命令行事的。当它未能得到调查人员赞许时，总是因为指示混乱，或者理解不对头而出问题。中央情报局从来不是激情满怀的记者和政治家们心目中凶猛的野象。

中央情报局当然是个秘密机构，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完全了解它的历史。它的宗旨涉及美国安全上永远不会全部公布的目标。接受这个宗旨的人不应为这种秘密而大惊小怪。

引 言

50年代后期，中央情报局一个在玻利维亚的特工人员李某说：“不久前，有一位牧场主告诉我，有条巨蛇蜷缩在一个山洞之中。他说这条巨蛇有十多米长，至少吞食了十名印第安人。他说，这条巨蛇每三个月出洞一次。每次缠住一头小公牛，把它拖入河里淹死，然后吃掉。随后就爬回洞里，休眠三、四个月。牧场主设法让人捕捉这条蛇并运往动物园，因为这肯定是世界上最大的蛇了。后来有好几个月，这条蛇成为每次大使馆鸡尾酒会的话题。但怎么捕捉一条三十多英尺长的巨蛇呢？后来，终于有人想出办法来。我们在利马订做了一条捡棉花用的长型帆布袋，请人在袋中两端缝上巨型的拉锁。我们的计划是用催泪瓦斯把蛇赶出洞，装进包里，把拉锁拉上。一头一尾的拉锁，我们都指定专人负责。我负责全面监督整个操作过程，为防止不测，还携带357型大蟒式手枪一支。

“于是，我们出发前去牧牛场。一切准备工作就绪。我们带上一根长木杆，准备把巨蛇装入袋内锁好后将袋子捆在木杆上，然后把木杆装在两辆吉普车之间，把巨蛇装上火车运走。”

李某是在向他的同事戴维·艾特利·菲利普斯讲述这个故事的。

“且慢，李先生，”菲利普斯说。

“不骗你，我说的全是真事，”李某坚持说。“于是，一切停当，我们向洞里灌催泪瓦斯了。那条蛇咳嗽几声，在洞里猛烈地摆动，随后就飞快地冲了出来。它看见我们在洞口拿着的帆布袋末端有阳光，于是就径直向前。两名拉锁员站稳脚跟，把蛇完完全全地锁在长袋里。我们原来计划中有一个缺陷，就是帆布袋做得太大。那条巨蛇发现自己陷入陷阱，猛烈撞击袋子的侧边，竟把袋子几乎从头到尾全部撞裂。我知道下一步它就要破袋而出，向我袭来。在它出来离我大约12码远的时候，我向它的头部开了枪。它把身躯卷成一个大圆圈，猛地撞着一棵硬木树上，把那棵电线杆粗的树像火柴杆一样彻底摧毁了。巨蛇跌落到丛林里，我趁机再向它头部又开了两枪。我们量了它的长度，竟有34.3英尺长！”

“李！”菲利普斯已经按捺不住，“你他妈的在撒谎！”

李到中央情报局工作之前曾是全国手枪射击冠军。他把菲利普斯带到他的后院，从车库中拿出蛇皮来。菲利普斯一辈子也没有看过那么大的蛇皮，但他还是怀疑李的故事结尾部分。过了几年，在1967年下半年，菲利普斯在华盛顿参加一次招待会，碰到劳工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帮办达尔文·贝尔，并和他攀谈起来。李在玻利维亚期间贝尔也在那里。“你认识李吗？”菲利普斯问道。

“当然认识。而且很熟悉。”

菲利普斯用讲笑话的不信任口吻重述了捕蛇故事。“直到今天。”他最后说，“李还说他们做了一个帆布袋，两端都装上拉锁。你听到过这件事吗？”

“菲利普斯先生，”达尔文·贝尔说。他把目光直视菲利普斯的双眸。“我当然听说过这事。我就是在尾部拉拉锁的人。”

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以及后来的劳工部助理部长帮办这段在玻利维亚丛林里手持特制帆布袋，奋力捕捉世界上最长的蛇之一

的故事，就连想相信的人也不敢置信。这故事看来很离奇，但中央情报局还有其他一些类似得到过同样证实的事。如果这些故事是来自洲际弹道导弹或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传闻，那就更不由得你不信。洲际弹道导弹按电钮专家想亲自用手枪、催泪瓦斯、拉锁和帆布袋捕捉一条蛇，这个念头是使人难以置信的。就连海军陆战队分析为何捕蛇用催泪瓦斯而不用炸药包，这主意确实令人费解。但在中央情报局，熟悉洲际弹道导弹和海军陆战队的男男女女，都能接受这个故事，原因就在于它真实。不仅中央情报局的人可以接受，而且局外人也能接受。中央情报局是个特殊的、精英荟萃、秘密而与众不同的机构，它什么事都能干。直到60年代中期，人们有一种强烈意识，中央情报局简直是万能的。

公开的秘密

现在的中央情报局总部设在弗吉尼亚州朗格利。1980年，全局正式职员1.65万人，每年预算为7.5亿美元。它是世界上最公开的秘密情报机构，有自己的新闻处——这是欧洲各国情报机构做梦也想不到会设立的机构。总部大楼就座落在首都华盛顿市中心西北方向8英里处波托马克河两岸树木掩映的平原上，占地面积约219英亩。在头十五年里，它分散在华盛顿的若干办公大楼内，二次大战期间，设在临时用构件组装的木建营房内，地点就在林肯纪念碑附近一个倒影相衬的水塘旁边。因为部门分散，协调工作和行政管理十分困难。1953年至1961年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就是要找到一个总部集中的场地和大楼。朗格利的选定，就是他努力的结果。初建时，它在乔治·华盛顿大马路岔道上设有一个仅仅标有“C. I. A.”字样的高架标志。1961年，司法部长兼总统对情报

① 中央情报局的人员和预算一直是保密的。自1980年起，在威廉·凯西领导下，其预算据报道每年增加17%（《新闻周刊》1983年10月10日，第30页）。

局监督员罗伯特·肯尼迪目睹该标志，对此反应惶恐不安，命令予以拆除。他认为中央情报局是个秘密机构，不应在公路上宣传它的存在。他忘记了朗格利大楼已是众所周知的了。而且，其面积广阔，早已使之成为飞机驾驶员飞往华盛顿国家机场时一个有用的里程碑。几年后，华盛顿的居民无不知晓标有“联邦公路局”（中央情报局旁边的一座大楼）的大马路岔道就是通向中央情报局的小路。现在，那高架标志已恢复原位，岔道上也增添了一个路标，“中央情报局/情报人员联谊会/联邦公路局/右转弯”。

朗格利大楼建成于1961年，现在无论从大楼的风格和设计，还是从磨损程度来看，它已经显得老化了。大楼是座正方形块状建筑物，用料混凝土多于玻璃。建造时，情报局比今天的活动繁忙得多，而且当时人员较少。现在几千人不再在国外秘密工作，过去他们不在时的办公室不再由他人使用了。办公室空间十分珍贵，人员拥挤是个经常性问题。因此，情报局的“殖民地”向附近几个小镇和华盛顿市郊扩展，从而否定了当年要求有一个集中总部的思想。原来想要通过建造朗格利大楼来解决的问题现在又再次出现了。这就是不同部门分散在不同地点，势必加强大机构普遍存在的争地盘的倾向。1982年，上级又批准增拨4600万美元供情报局再次作出集中一处办公的努力。

情报局实行“有必要知道才让知道”的原则（就是说，干每一种具体工作的人员，只能知道自己工作所需了解的情况，而从不被告知全面情况）。职能的划分以及上述原则的行政后果——安全部门的设立，更由于朗格利大楼的具体形式而加剧。情报局的组织设置也加强了个人争地盘的倾向，加剧了历届情报局局长所面临的内部协调问题。它还使与中央情报局合作的人员十分头痛。在U-2飞机、卫星及SR-71等项目同情报局有密切合作关系的空军部队经常发现，要获取哪怕是与项目直接有关的情报就好像缘木求鱼，白费气力。涉及的不仅仅是官僚机构的竞争问题。要具体接触这个或那个部门，这个官员或那个官员以及了解情报